



THE LOTTERY
SHIRLEY JACKSON'S SHORT STORIES

摸 彩
——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选

这些故事唤醒了童年内在的恐惧。

——詹姆斯·希尔顿

〔美国〕雪莉·杰克逊 著 刘永权 译

Shirley Jackson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76

〔美国〕雪莉·杰克逊 著
刘永权 译

摸 彩

——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摸彩：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选：汉英对照 / (美) 雪莉·杰克逊 (Shirley Jackson) 著；刘永权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7650-9

I.①摸… II.①雪… ②刘… III.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4512 号

摸彩——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选 [美国] 雪莉·杰克逊 / 著 刘永权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李 昕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46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650-9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10-85376178



译者序

雪莉·杰克逊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女性作家，是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年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创作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雪莉·杰克逊生平及小说特色

雪莉·杰克逊 1916 年 12 月 14 日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还在少女时代便喜爱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①的作品，高中课业成绩中除了英语外，各门功课都是“C”。1938 年，二十二岁的雪莉·杰克逊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读二年级时，在校文学刊物《门槛》（*The Threshold*）发表小说《珍妮丝》（*Janice*），引起了同在该校的文学青年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的注意，该男生到处打听，“谁是雪莉·杰克逊？我一定要找到她，娶她回家。”两年后，海曼与雪莉·杰克逊一毕业就结成了连理，成

①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被文学界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他的作品给后来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以极大的影响。

为佳话。雪莉·杰克逊的丈夫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并在雪莉·杰克逊过世后，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跟我来》(Come Along With Me)。1965年8月8日，雪莉·杰克逊在午睡中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仅四十九岁。

雪莉·杰克逊以哥特式小说被后人所铭记。美国著名悬疑小说家斯蒂芬·金^①把雪莉·杰克逊列为对其创作风格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且美国文学界为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2007年特意设立了雪莉·杰克逊奖(Shirley Jackson Award)，专门表彰优秀悬疑、恐怖和黑色幻想类小说。奖项包括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小小说奖、小说集奖。斯蒂芬·金曾在2009年获得该奖。雪莉·杰克逊以女性细腻的视角描写家庭琐事，这一点似乎有点儿像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但与奥斯汀不同的是，雪莉·杰克逊的小说在这些琐事的背后带给人们的感觉是恐怖，她小说中永恒的主题是平常普通的家庭生活，抑或是社区生活中，人们不得不付出的难以言表的、出人意料的代价，而出人意料的结局则又延续了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的特点。雪莉·杰克逊对文字的把握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她可以把看上去平常得如邻家大叔般的人物突然描绘得冷血、无情、残忍，这使得读完她的小说的众多读者，如同从噩梦中惊醒，惊魂未定中摸摸额头，分明觉得出了一脑门子冷汗。

在英语文学赏析课上，我常问学生们一个问题：惊悚小说和恐怖电影哪一个更让你们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固然由于个人感受不同，

① 斯蒂芬·埃德温·金(Stephen Edwin King, 1947年9月21日出生)，是一位多产且屡获奖项的美国畅销书作家，写过剧本、专栏评论，曾担任电影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代表作《肖申克的救赎》。

答案也并非一致，但大多数真正喜欢文学的学生告诉我，还是读惊悚小说更刺激，原因就是，读者可以透过文字展开联想，越想象越害怕，套用一個现在很流行的词——细思极恐，倒是十分贴切。可恐怖电影即使画面可以很直观，而且伴随着音效，但无论是血腥暴力还是鬼怪惊乍，看完也就完了。所以，为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雪莉·杰克逊小说的这种心理悬疑，我会对每篇作品稍加分析，当然这也是我作为译者的一孔之见。真正勇于挑战自己心理与智商的读者，完全可以忽视我下面的解读，自己去读、去思、去感受。

二、雪莉·杰克逊的成名作及其哥特式风格

《摸彩》是奠定雪莉·杰克逊在美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成名作，这篇小说发表在1948年6月26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小说一经刊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热议。正如雪莉·杰克逊自己在其杂文《一篇小说的传记》(*Biography of a Story*)中所说，读者们评价《摸彩》的邮件如雪片一样飞来，可谓是空前绝后。故事围绕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中一群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展开。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里，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一场传承已久的摸彩活动。孩子们尽情玩耍，妇女们谈着家庭琐事，男人们“谈论着播种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摸彩也看不出有何特异之处——“该活动犹如广场舞、青少年俱乐部项目，或者万圣节的节目”，给人带来的只是兴奋和好奇。接下来便是冗长乏味的摸彩仪式，以及男人们的玩笑话、妇女们家长里短的对白，仿佛一切都很和谐，尽管有华纳老汉的不满。可是当彩头被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哈钦逊太太抽到时，小说揭晓了谜底，同时也达到了高潮：

一块石头打在了她脑袋的一侧。华纳老汉招呼着众人，“大家都来，都来。”史蒂夫·亚当斯在村民队伍的前面，他的旁边是格雷乌斯太太。

“这不公平，这不应该。”哈钦逊太太惊恐地尖叫着。就在这时，他们扑向她。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读者在不解之中却不寒而栗。

这一小说的主题不禁让人想起了美国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塞勒姆女巫案。如果说哥特式小说常常把场景设置在阴森恐怖的古堡、月黑风疾的雨夜，人物往往是举止怪诞的畸人，情节悬念迭出，那么雪莉·杰克逊的这篇小说与上述规律看似背道而驰，但其艺术的张力更胜一筹，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小说发表的第二年即斩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也就毫不奇怪了。

与此非常类似的一篇小说是《夏季的人们》。一对退休的夫妇，在乡下山区有一栋避暑的小屋，每年夏季他俩都会从纽约来到这里，尽管生活远不如城里方便，但环境优美，周围的乡民也都很友善，两个人在此的短暂生活一向都其乐融融。可就在他们决定打破多年的度假模式，再多待上一个月的时候，当地人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刚开始是劝告，“以前住在湖边的人家，还没有住到劳工节以后的”；然后是警告，拒绝卖给他们生活必需品——煤油；最后是某种威胁，破坏他们的小汽车，掐断他们的电话线，篡改或者偷拆他们的信件。在暴风雨来临的黑夜，两位老人明显感到危险步步逼近。

“我就知道不对劲，昨天晚上我看见霍尔家有灯光。”艾里逊先生说道。

湖面上突然起风了，在夏季小屋的四周旋转着，猛烈地吹打着

窗户。艾里逊夫妇俩不由自主地往对方身边靠了靠，伴随着突如其来的一声炸雷，艾里逊先生伸出手去，握住了他妻子的手。就在这时，当外面的闪电划过夜空时，收音机里的声音逐渐消失，发出了噼啪声，两个老人在他们的夏季小屋中紧紧地抱在一起，等待着。

他们无助地等待着，可等到的是什么呢？是超自然的恶魔到访，还是抱残守缺的当地人的闯入，读者自己去揣摩。1951年，该小说获得了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奖。

如果说，上面的两篇小说属于“非典型”哥特式小说，《拜访》则聚齐了哥特式小说的所有要素：魔幻般的屋子、禁止人们靠近的古堡、狂风暴雨、奇怪的老妇人、到访的客人、玛格丽特脸上的泪珠……故事讲述的是少女玛格丽特拜访同学卡拉家，玛格丽特最初对同学家的房子不断用“可爱”来赞叹，可没过多久，就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蹊跷：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是挂毯，而挂毯则是以各个房间为背景；每个房间都经过精心布置，尤其是那个如俄罗斯套娃般的房间，用镜子的折射造成了亦真亦幻的效果。大厅里用瓷砖贴成的图案，竟是一张少女的脸，而且旁边的一行字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玛格丽特在此，她因爱而亡。”读者看到这儿，不免浮想联翩，疑窦顿生，这里所写的玛格丽特和来访的少女玛格丽特有何关系？“她因爱而亡”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说那些奇怪的房间已经让玛格丽特心惊肉跳了，那么那扇通往古塔的门后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古塔中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大家对它都讳莫如深？当玛格丽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独自上了塔楼时，见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妇人，以及同样古怪的猫。当然，猫在西方文学中一直都是恶魔的化身，更吊诡的是这名老妇人竟然也叫玛格丽特。塔楼上的老妇人如同梦呓般的自言自语，狂风伴随着大雨，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接下来，

紧张的空气好像缓和了下来，因为卡拉的哥哥保罗和一名上尉回来了，他们在家里举行一场舞会。老妇人也在舞会上露面了，而且显然与保罗挺熟。在卡拉的家人送别保罗和上尉时，似乎时空与人物又错乱了，上尉指责房子破败，作为客人他凭什么这样说，而玛格丽特在跟保罗道别时，保罗这时又变成了上尉，以至于玛格丽特也在问自己，“是保罗吗？谁又是保罗？”而远处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失去了，一切都失去了。”难怪有人说，《拜访》写的是一场爱情或者童话的变奏曲，里面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形式各异的充满奇幻的房间，还有一位英俊的少主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陷阱，古塔中疯狂的老妇人可能就是少女玛格丽特的未来。

如果说《拜访》通过少女玛格丽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那么《林中的男人》展现给读者的则是一个魔幻世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密林深处的小屋，年轻人克里斯多弗在一开始面对着岔路时——一条通往市镇，一条通往树林——勇敢地选择了通往树林的路，不由得使人想起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顾子欣译）

但是即使走在林中，克里斯多弗也在问一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猫，“小家伙，我们去哪儿？有什么想法吗？”林中的小屋要么是

童话中仙女的所在之处，要么是女巫所居之所，到底答案怎样？雪莉·杰克逊用小屋中一个女人的名字——瑟茜（Circe）——留下了线索，因为在希腊神话中，瑟茜有“女妖，女巫”之意。而小屋中原来就有的那只猫被称作“格瑞麦尔金”，有“恶毒的老妇”之意。至于说克里斯多弗带来的猫打跑了格瑞麦尔金，而被小屋主人欣然接受，并全盘取代家中原来的老猫的地位，甚至沿用了它的名字，则体现了“丛林法则”。小说的结尾还是雪莉·杰克逊惯用的叙述方式：密不透风的森林向克里斯多弗挤压过来，远处传来威胁的声音，“谁敢闯进我的林子？”该小说是雪莉·杰克逊逝世后，她已经成年的子女在她的遗物中发现的，与另一短篇小说《疑神疑鬼》陆续发表在《纽约客》上，再后来与其他未发表的随笔等结集出版。

小说《岩石》无疑也充分体现了雪莉·杰克逊美国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淡季游人罕至的小岛、黑黢黢的岩石、阴森的石屋、奇怪的女房东、另一位神秘的游客。所有的故事围绕着妹妹宝拉、哥哥查尔斯、嫂子弗吉尼亚之间发生，这三位游客的身份和关系虽然很明确，但真正的微妙关系却模糊不清，读者从字里行间能够依稀感觉到小姑子和嫂子之间似乎是面和心不和。但更为奇怪的是，宝拉和那位不知究竟姓阿诺德还是约翰逊的小个子游客交往以后，那个男人对她施加了什么影响？为什么那个男人会说“一定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我正在等你的嫂子，但是你先到了。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你知道。我本来对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很满意”？而房东卡特太太大为紧张地告诉宝拉不要回应他，而且伸手去保护她。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要对宝拉或者她的嫂子做什么？难道他会是另外一个“恶魔情人”？

女巫的主题在雪莉·杰克逊的小说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前面介绍的几个短篇，还是以“女巫”直接命名的短篇小说。

不过在《女巫》中，真正的女巫并未出现，而是通过一个小男孩之口告诉大家他看见了一个女巫，随后车厢里走来一个男人坐在小男孩旁边的座位上，开始很友好地跟小男孩聊天，可一会儿话锋就变了，他开始给小男孩讲暴力、恐怖的故事了，这引起了小男孩母亲的愤怒，她勒令那个男人离开。那个男人是女巫的化身吗？他和小男孩聊天仅仅是为了消除小男孩在火车旅途中的乏味与无聊吗？作者没有明说，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揣摩，但越琢磨，越恐怖。

三、雪莉·杰克逊笔下的女性画廊

作为心理悬疑和恐怖小说女王，雪莉·杰克逊对女性形象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极为细腻生动。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类：老年妇女、中年家庭主妇、少女，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女性画廊。

短篇小说《岛》通过老妇人蒙塔古夫人一天的生活琐事和中间的插叙展开。蒙塔古夫人年老体衰，孤独地生活在一栋公寓里。儿子虽然很有钱，但只能借出差的时机偶尔过来看望她一下，整日陪伴她的是一个看护奥克斯小姐，每天可能最让蒙塔古夫人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图画填颜色了。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蒙塔古夫人偏爱蓝色，甚至奥克斯小姐还讥笑她把所有的填涂色都画成了蓝色，橱窗里最吸引老太太的也是一个蓝碗，蓝色为中间一段老太太回忆年轻时候的插叙埋下了伏笔，也正是小说篇名所暗示的——岛的色彩。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暮年的蒙塔古夫人每日梦想的是海岛，是万里无云的蓝天，是碧波荡漾的海水。

在《公共汽车》中，同样处于不知是梦中醒还是醒中梦的老哈珀小姐，上了一趟回家的公共汽车。与慷慨的蒙塔古夫人不同的是，老哈珀小姐似乎家道中落，这使得她总是怨天尤人，抱怨公交

公司，抱怨公交司机，抱怨人们把古屋改作了汽车旅馆，她甚至一直盘算着要去投诉司机。虽然对对她伸出援手的两个年轻人也心有怨气，但无奈之下敢怒不敢言，其可恨、可怜、可悲的形象跃然纸上。柜中各种玩具的大表演，以及老哈珀小姐的反应，充分体现了雪莉·杰克逊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的超自然描写功力。而最后，老哈珀小姐的梦醒了，却发现梦变成了现实，她被撂在了空无一人的陌生之地的雨夜中。

不知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在《邪恶的可能性》中，自以为是文明道德捍卫者、小镇优秀传统护卫者的老艾德拉·斯特兰沃思小姐，却是一个内心黑暗、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善者。但老斯特兰沃思小姐的精心算计却因为把匿名信掉落在邮筒之外而彻底曝光。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虽然并未挑明态度，但读者却有一种善恶有报的快感。

在《小房子》中，一位年轻女子从城里远赴乡间小镇去接受她婶婶留给她的一份遗产——一栋小房子。可她从最初接受遗产的兴奋，筹划房里的装饰、添置生活用品的喜悦，开始转到对婶婶死因的猜测。夜晚降临，快乐的心情似乎随着太阳落山而低落，她再次审视这栋小房子：

她的婶婶在窗台上留下了一个熟烂了的西红柿，它使得厨房里有一股浓重的腐烂味道。这时，她浑身一激灵，意识到后门还大敞着，记起婶婶曾说过，真切得就好像话音还在耳边，“要把门修一下，我希望自己能记得让人把弹簧锁好好修一下。”

而街坊邻居——两位老妇人，·多尔逊姐妹的到访本来可以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可她们的言谈更让年轻女子感到恐惧。

“我原以为是他回来了。”卡洛琳小姐又把手放到了伊丽莎白的手臂上，好像是她把伊丽莎白领到了客厅。“他们说看见他了，你知道。”

这个他到底是谁，和婶婶的死有什么关系？

“要是她高声尖叫，我们应该能听到的。”卡洛琳小姐一边说，一边举起了干瘦的手以示强调。“他们说她一定是认出了他，我自己也确信，关于这人到底是谁，诺尔顿警长有了精明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

显然，这位老妇人是个长舌妇，但也似乎在向年轻女子表明她婶婶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谋杀。这两位老妇人的目的达到了，年轻女子害怕了。

门后会有什么等着她呢？她一想到这儿，马上转过身，疯了似的跑下了楼梯，跑进了亮着灯的厨房，厨房的后门已经上了锁。“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她一边说，一边转身看着身后，“请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然而，老妇人说的话是真的吗？该不会是为了把她吓走吧？在小说的结尾，两个老妇人的对话让我们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邪恶的可能性”。

此外，在雪莉·杰克逊小说对老年妇女的刻画中，这些老年妇女性格各异，有好客但也不忘图利的弗恩太太（《跟我来》），有守旧而自私的多尔逊姐妹（《小房子》），有天真、热情的皮库克太太（《露

易莎，请回家吧》）。通过对她们的语言、行动、心理状态的描写，众多人物形象无一不栩栩如生。

在雪莉·杰克逊所刻画的人物长廊中，中年妇女的形象也比较鲜明，这可能跟她自身的年龄和四个孩子母亲的身份有关。雪莉·杰克逊笔下的中年妇女要么住在一栋大房子里，要么想方设法地想摆脱大房子。在未完成的小说《跟我来》中，安吉拉·摩妥尔曼太太抛弃了和丈夫休伊以前共同生活的房子，卖掉了所有的家当，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放弃了，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别的房客一起租房子住。她宁肯和房东以及其他房客有着不即不离的社会关系，也不愿让家庭的束缚刺得遍体鳞伤。也许是对以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生活的反叛，摩妥尔曼太太用超自然的通灵的方式与鬼神沟通，甚至不惜用去商店行窃的方式打破生活的枯燥与乏味。

在《美丽陌生人》中，一位家庭妇女某一天察觉到来到她身边的男人并非自己的丈夫时，心中一阵喜悦，因为她的丈夫是“喜欢看我哭的男人”。但是如果他不是自己的丈夫约翰，那么她是妻子玛格丽特吗？她有权利做另外一个人吗？她有资格过上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吗？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短暂的幸福和兴奋过后，她在给那位美丽陌生人买完礼物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找不到家门了。显然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独守空房的家庭妇女虽然认识到“孤独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觉”，但是在做完一个美丽的梦之后，一切又归于幻灭。

《恶魔情人》讲述的是一名女子寻找其失踪的未婚夫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三十四岁了，早已不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时刻担心脸上的皱纹，而且焦虑穿衣打扮不得体。在经过苦苦寻找之后，女主人公分明能够感觉到她的未婚夫就在门后或者某个窗户后看着她，可就是不露面。小说越到后面，越高潮迭至，但谜团更浓。

雪莉·杰克逊的小说始终以女巫、恶魔、超自然为主题，这篇小说的篇名来自一个著名的同名英语民谣，民谣中蛊惑人的恶魔名叫詹姆斯·哈里斯，这也恰恰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失踪的未婚夫的名字。但要真正读懂这篇小说，读者需要仔细地研究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不是她的行动。要知道，在战后的美国，女子到了二十岁往往就谈婚论嫁了，而女主人公内心对结婚的焦虑读者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真正情绪不稳、精神出现问题，甚至萌生幻觉的恰恰是女主人公自己，而恶魔情人詹姆斯·哈里斯无非是引诱女主人公精神崩溃的“心魔”罢了。

雪莉·杰克逊的女权主义意识还体现在小说《露易莎，请回家吧》中。小说通过十九岁的少女露易莎的离家出走，体现了一位叛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认知的觉醒。露易莎的雨衣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其中一个细节是露易莎把她妈妈给她买的外套换成了雨衣，表明她对原来的家庭、自我的抛弃。露易莎姓泰瑟尔（Tether），这个词在英文中作为普通名词意思是“约束”，而露易莎之所以把名保留而把姓换掉，正是要摆脱掉“约束”。小说的结尾也构思巧妙，本来亲人相聚应该泪眼涟涟地相互拥抱，可露易莎一家人认为她是冒名顶替者，可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信任危机。

四、雪莉·杰克逊笔下的男性形象

雪莉·杰克逊笔下的男性形象不是很多，但少数的几个男性形象同样非常传神。比如小说《我在乎的不是钱》，那个在公园中散步，时不时与人搭讪的中年男人，虽然嘴上说“我在乎的不是钱”，可又处处炫耀，一会儿说他培养了一个童星女儿，可以做未来的秀兰·邓

波儿；一会儿又说，他是一名拳击中量级冠军的经纪人，可拿出的证据是从报纸或者杂志上剪下的图片。他究竟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请注意生活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还是想钱想疯了 的势利之徒，甚至是个精神病患者，请读者自己去做判断。

《疑神疑鬼》是 2013 年 8 月 5 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此时距离作者离世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作者的儿子在国会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他母亲的手稿。故事讲述的是，一天纽约商人哈洛伦·贝雷斯福德先生很开心地离开了办公室，因为他记得当天是他太太的生日，他打算在回家的路上买糖果，也计划带他太太出去吃晚餐并看一场戏。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有人跟踪他，不管他怎样想尽力摆脱掉跟踪者，但都没成功。最后他终于平安到家了，但发现自己并没有脱离危险。这个故事最大的悬念在于，贝雷斯福德先生所感受到的危险是真的呢，还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

从小说的标题似乎可以得出答案，天下本无事，是贝雷斯福德先生在疑神疑鬼。但往深里想，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雪莉·杰克逊也绝不是那么肤浅的小说家。小说中紧张的跟踪与反跟踪，到底是贝雷斯福德先生自己吓唬自己，还是确有其事？读者在这种反复的猜想之中一步步地陷入了作者所营造的不安与不确定的气氛当中。比如，店员在店门口堵住了贝雷斯福德先生，既可以看作一种咄咄逼人的动作，也可以看作他急于揽客的举动。还有在公交车上，司机到站不停车，还冲着贝雷斯福德先生喊叫“去投诉我吧”，既可以看作对贝雷斯福德先生的挑衅，也可以看作他本身就厌烦了这工作，丢掉与否无所谓。在这种是真是假摇摆不定的疑惑中，读者自身也会疑神疑鬼起来。

其实，这种疑神疑鬼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雪莉·杰克逊的儿子在《纽约客》的一次访谈中提到，这篇小说很可能创作于二十世